

翼真檢第一

真誥敘錄

真誥運題象第一

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真誥甄命授

第二

此卷並詮導行學誠厲愆急兼真誥協昌期第三 此卷並曉諭分挺炳發禍福分爲四卷

領服御節度以會真誥稽神樞第四 此卷並區貫山水宣敘洞用爲宜隨事顯法

分爲真誥闡幽微第五 此卷並鬼神官府官司氏族明真誥握

四卷真誥第六 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及書真誥翼真檢第七

此卷是標明真緒證質立原悉隱居所述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

右真誥一蘊

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

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

道藏輯要

真誥二

辛

紫集又二

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

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以齊八方故

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爲七貫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

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曰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

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

解所以

真誥者真人口授之誥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玄平謂爲

真迹當言真人之手書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

手書爲言真人不得爲隸字若以事迹爲目則此迹不在真人

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真既於義無旨故不宜為號

南嶽夫人傳載青錄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

謹推按晉歷哀帝興甯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歷忌可祀

先農四日甲寅羽水正月甲子也起者興也安者甯也故迂隱其稱

耳如此則興甯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楊君諸經也今檢真授

中有年月最先者惟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

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

又按中候夫人告云令種竹比宇以致繼嗣又云福和者當有

二子盛德命世尋此是簡文為相王時以無兒所請於是李夫

道藏輯要

真誥二

三

齋集又二

人生孝武及會稽王福和應是李夫人私名也于時猶在卑賤孝武崩時年三十五

則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歲如此眾真降楊已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書與長史云曾得往年三月八日書

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愕綠華以升平三年降即是已未歲又在甲子前五年此

降雖非楊君楊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乙丑歲安妃謂楊君

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北朝上清則應以太元十一

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略有數年尋

檢首尾百不遺一又按眾真未降楊之前已令華僑通傳旨意

於長史華既漏妄被黜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

又按二許雖玄挺高秀而質撓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爲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示許爾惟安妃數條是楊自所記錄今人見題目云某日某月某君授許長史及掾某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

又按掾自記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錄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疏長史正書旣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兩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同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惟在掾間者于今頗存而楊間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間迹亦悉不顯又按今所詮綜年月惟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道藏輯要

真誥二

五

菑集又二

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略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書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爲次第事有斷絕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闕之

又按真授說餘人好惡者皆是長史因楊請問故各有所答並密在許間于時其人未必悉知又按併矜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興有待無待諸詩及辭喻諷旨皆是雲林應降嬪仙侯事義並亦表著而南真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關傳結之例但中候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旣事未一時故不正

的的耳其餘男真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爲領據之主今人讀此辭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領其旨故略標大意宜共密之

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旣未得接真無由見經故南真先以授楊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云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世典爲隔未崇禮敬楊亦不敢自處旣違真科故告云受經則師乃恥之耶然則南真是玄中之師故楊及長史皆謂爲玄師又云疾者當啟告於玄師不爾不差而長史與右英及眾真書亦稱惶恐言者此同於師儀爾實非師也

道藏輯要

真誥二

五

齋集又二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儻贍者皆是受旨時書旣忽遽貴略後更追憶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

又按三君手書今旣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故各注條下若有未見真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有四五異手書未辨爲同時使寫爲後人更寫旣無姓名不證真僞今並撰錄注其條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儻改多是許丞及丞子所爲或招引名稱或取會當時並多浮妄而顧皆不能辨從而取之今旣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銘若是真手自治不復顯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
邈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
抑故也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
鬱勃鋒勢迥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
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
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
有以顯悟爾

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異今世者有龜龍虛華顯服寫辭闕關

之例三君同爾其楊飛掾飛楊我掾我楊靈長史靈楊真長史真楊師

師楊惡長史惡此其自相爲異者又鬼魔字皆作摩淨潔皆作盛

道藏輯要

真誥二

吾

紫集又二
X X 川

潔盛貯皆作請貯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
寫必隨世改動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接爾此諸同異悉已具
載在登真隱訣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要宜全其本跡不
可從實闇改則澆流散亂不復固真今並各朱郭疑字而注其
下

又按三君多書荊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零落或魚爛缺失
前人糊掄不能悉相連補並先抄取書字因毀除碎敗所缺之
處非復真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並從實綴錄不復分析
又按三君書有全卷者惟道授二許寫鄴都宮記是楊及掾書

於事相失今依旨還爲貫次又顧所記一許年月殊自違僻今謹依真授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真授或寫世間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真誥品中既寶重筆墨今並撰錄共爲第六一卷顧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載上

又真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三君手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爲證明諸經既非聊爾可見便于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則易得尋究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爲誌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文真經始末

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于晉哀帝興甯二年太歲甲子紫

道藏輯要

真誥二

五

篇集又二

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并弟三息上計掾某某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

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真授四十餘卷多楊書瑯琊王即文帝在

東府爲相王時也長史掾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掾於宅治寫修

用以泰和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掾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秘籙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出在諸親通間今句容所得者是也元興三年京畿紛亂黃民乃奉經入剡

長史父昔爲剡縣令甚有德惠長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憩焉爲東閩馬朗家所供養朗一名温

朗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

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杜道鞠即居十京道業富盛數相招致

于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稟奉而已至義熙中魯國孔默

崇信道教為晉安太守罷職還至錢塘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

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膝行稽顙積有旬月兼獻奉

殷勤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孔仍令晉安郡吏王興繕

寫興繕有心尚又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惟寶錄而已竟未修用元嘉中復

為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瞻竊取看覽見大

洞真經說云誦之萬遍則能得仙大致譏誚殊謂不然以為仙

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誦以致羽服兼有諸

道人助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子遺此當是冥意不

道藏輯要 真誥二 三 至 葛集又二

欲使流傳于外世故也後熙先等復與范曄同謀被誅也王興先為孔寫輒復私繕一通後

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興乃

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就讀誦山靈即火燒其屋又于露壇研

詠俄頃驟雨紙墨霑壞遍數遂不得畢興深知罪譴杜絕人倫

惟書歷日留糧以續烝命其子道泰為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

數來拜獻兼以二奴奉給興一無留納而終乎剡山於是孔王

所寫真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此當是興先不師受妄竊寫用所致如此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

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求受上經丞不相允王凍露霜雪

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

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
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并增重詭信崇貴其道凡五十餘
篇趨競之徒聞其豐博互來宗稟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舊渾
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真經實難證辨其點綴手本頗有漏出
即今猶存又朱先生僧
標學增褚公伯玉語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絕羣吾與王靈期同
船發都至頓破尚隸竟便已作得兩卷上經實自可訝自靈期
已前上經已往往外雜弘農楊洗隆安和四年庚子歲于海陵
再遇隱盟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真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
年此則楊君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揉非都是靈期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今世中相傳流
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知但江外尚未多爾此當是道
法應宣而

真妙不可廣布故王既獨擅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真授非復
令王造行此意也

先本許見卷表華廣詭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充積亦復莫測

道藏輯要 真誥二 三 子 亥 紫集又二 上〇川

其然乃鄙閉自有之書而更就王求寫於是合迹俱宣同聲相

讚故致許王齊變真偽比蹤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又有某買

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兼真本分張傳受其迹不復具存

某買善行下道之教於上經不甚流傳也馬朗既見許所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

受營理詭信克日當度忽夢見有一玉椀從天來下墜地破碎

覺而發疑云此經當在天為寶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論馬
朗雖

不修學而寶奉精至夢既不
凡解之又善亦應是得道人元嘉六年許丞欲移歸錢塘乃封

其先真經一厨子且付馬朗淨室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先靈

之迹惟須我自來取縱有書信慎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書

十數卷自隨來至杜家停數月疾患慮恐不差遣人取經朗既

惜書兼執先旨近親受教敕豈敢輕付遂不與信俄而許便過

世所賣者因留杜間即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丞長子榮弟

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剡就馬求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既慙

戢不復苦索仍停剡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並寫真本

又皆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許遠遊于時世人多知先

而不究長史父子事迹故也人亦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中惟就馬得兩三

卷真經頗亦宣泄今王惠朗諸人所得者是也元嘉十二年仍於剡亡因葬

白山榮弟在剡大縱淫侈都不以經學為意所以何公在馬家快得尋寫馬朗馬罕敬事經寶有

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

每有神光靈炁見於室宇即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

道藏輯要 真誥二 三 堯 觥集又二 6x11

中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即子洪

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廢之爾此當是經

也致

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素頗工書畫少遊剡山為馬家所供侍經

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跡炳煥異於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

就摹寫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為起數篇所以二錄合本仍留

罕間何後多換取真書出還剡東墅青壇山住乃記說真經之

事可有兩三紙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餘

數卷今在其女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間何常以彭素為事

聞其得經故往詣尋詣正遇見荷鋤外還顧謂是奴僕因問何

公在否何答不知於是還裏永不相見顧留停累日謂苦備至

遂不接之時人咸以何鄙恥不除而失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其異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厨籥約敕家人不得復開大明七年三吳飢饉剡縣得熟樓居士惠明者先以在剡乃復攜女師鹽官鍾義山眷屬數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符五行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復宗事出入堂靜備觀經厨先已見何所記意甚貪樂而有鑄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興及季真啟敕封取景和既猖狂樓謂上經不可出世乃料簡取真經真傳及雜噉十餘篇乃留置鍾問惟以豁落符及真噉二十許小篇并何公所摹二錄等將至都及即以呈景和於華林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泰始初及乃啟將出私解

道藏輯要 真誥二 本 齋集又二

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

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瓌文間此中有三君所書真受後人糊連裝掄分爲二十四篇建

元三年敕董仲民往廬山營功德董欲求神異徐因分楊書一篇爲兩篇與董還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典書戴慶戴慶出外仍將自隨徐因亡後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以去所餘惟二十一篇悉以還封昭臺也

樓從都還仍住剡就鍾求先所留真經鍾不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爲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在其二卷已還封

昭臺